

皇朝編年備要

二十八

九朝編年備要卷第二十八

凡八年

徽宗皇帝

起辛卯政和元年止己亥宣和元年



政和元年春正月毀京師淫祠

凡一千三

百餘區

夏四月張商英罷

大觀間天文屢變上意恐甚逐蔡京于杭州四方相

賀及商英相不知平心用人故侍從臺諫官爭設智以陷之會上眷亦衰言者乞逐商英愈急意上必有所主不知商英既去而京復來矣中丞張克公又言商英嘗毀訛先烈比中宮建立陰懷異意又引黨人陳璘龔夬鄒浩之徒使上書且以己意令其客唐庚諷臺諫擊善良縱中書吏漏泄命令納結近臣務欲更革以鼓動天下凡數罪而給事中蔡寔亦助克公排之乃除商英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尋落職知鄧州

秋九月鄭允中童

貫使遼尋以李良嗣來獻取燕策詔賜姓

趙

貫既得志於西邊遂謂北邊亦可圖嘗自請謁虜又託虜使蕭至忠言虜王欲識其面上信以為然故特命允

中以端明充使往賀生辰而貫以節度使副之皆非故事也蔡京時在杭州聞貫出使亟附奏曰貫前日克敵藉成筭耳貫威名既傳宜深藏之使莫測可也奈何遽遣出疆上報京曰虜王欲此彼既來要我因遂覘之不亦可乎貫至虜庭其君臣相聚指笑曰南朝人才如此然虜王方縱肆貪得中國玉帛玩好而貫所賚皆極珍奇至運二浙鬆藤之具火閭書櫃床椅等往遺之虜王所以遺貫者亦稱是蓋互相誇尚富侈而已貫使歸至廬溝河有燕人馬植者得罪于燕無所容遂見貫侍者陳有滅燕之黃貫大奇之因携歸改姓李名良嗣薦于上遂賜姓趙後遼人數移檄索之貫諱不與復燕之議蓋始此○去歲給事中王漢之使遼歸言戎主不務恤民而惟捃剝是嗜上下荒淫其相李儼亦恬於目前不為遠計

其亡可待遂再竄陳瓘王安石嘗看日錄八十卷瓘初除吏部侍郎

謂安石此書詆訕宗廟誣薄神考蓋君撰在退居鍾山懟上熱中之時讀其書論其事不考其時可乎及瓘貶廉州乃看合浦尊堯集以日錄詆誣之罪

歸于蔡卞其後北歸謂劉安世曰昨在諫省嘗以王荆公比伊尹伊尹未嘗詆湯胡可比也又嘗以為神考之師神考用

制公止九載何嘗終以其人為是乎瓘之前言可謂過矣於是復看四明尊堯集痛絕王氏以發揚熙寧用舍宰臣本末

之緒而自明區區改過之心尊堯所以立名者蓋以神考為堯以主上為舜而助舜尊堯也書成藏之于家及是奏御商

英已罷何執中乃請治尊堯集詆誣罪勒停台州羈管尋移楚州冬十月竄張商英

初商英有時望而武安節度使郭天信於上前稱道之商英亦欲借助遂相結納使將仕郎俞負及僧惠洪達其語言時

商英稍裁抑宦寺間言浸入蔡京之黨乘上意於商英浸衰因論商英與天信交通漏泄省中語且言天信先開其端於

內後上旨動息以報乃從外庭決之莫不如意商英既罷鄭居中等惡商英請推究之張克公亦亟論商英與天信交通

狀事下開封獄具商英衡州安置天信貶新州負惠洪皆遠配商英在元祐時作嘉禾頌以文彥博呂公著比周公又作

文祭司馬光極其稱美後乃追論其罪至以宣仁比呂武蔡京強置黨籍中天下既共惡京而商英與京異論以故天下

反翕然推重云宣和三年冬卒于京南時陳瓘寓山陽方與客會食聞之遽止酒而起歎傷久之客有以為疑者瓘曰張

固非粹德且復材疎然時人歸向之今其云亡絕人望矣近觀天時人事必有變革正恐雖有盛德未必乎上下之聽殆

難濟也

政和二年春二月蔡京復太師賜第

京師○三月親試舉人賜莫儔以下七百餘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罷賜詩

改賜箴云○初御史李章言作詩害經術自陶潛至李杜皆遭譏詆詔送敕局立法宰臣何執中遂請禁人習詩賦至是故賜箴未幾知樞密院具居厚侍御筵進詩改爲口號後聖作屢出土大夫亦不復守禁矣○先是御筆付知舉蔡疑士人程文有譏誣先烈動搖國是以害紹述並簽貼真卷進入當痛懲戒尋御批潮州貢士林伯遠試策雖已黜落議論不正有害學術屏出學編管永

夏四月燕蔡京內苑

州知舉蔡疑以下降黜有差
輔臣親王皆與上親爲之記略曰詔有司掃除內苑太清樓滌內府所藏珍用之器集四方之美味前期閱集親幸其所用宮中女樂列奏于庭命子楷侍側勸勞又出嬪女鼓琴玩舞勸以琉璃瑪瑙白玉之盃京亦上記略曰太清之燕上曰此跬步至宣和令子攸掖入觀焉東入小花迤南度碧蘆叢又東入便門至宣和殿只三楹左右掖亦三楹中置圖書筆硯古鼎彝壘洗陳几案檯榻東西廡側各有殿亦三楹東曰瓊蘭積石爲山峯巒間出有泉出石竇注于沼此有御札靜

世備要卷八

宇榜標間以洗心滌慮西曰凝芳後曰積翠南曰瓊林北有洞曰玉宇石自壁隱出巖巖峻立奇花異木扶疎茂密後有沼曰環碧兩傍有亭曰臨漪華渚沼次有山殿曰雲華閣曰太寧左右躡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垂雲鸞鳳層巒百尺高峻俯視峭壁攢峯如深山大壑次曰會春閣下有殿曰玉華前殿之側有御筆榜曰三洞瓊文之殿以奉高真有種玉綠雲軒相峙日午謁者引宰執以下入女童四百靴袍玉帶列排場下肅然無敢警教者宮人珠籠巾玉束帶秉扇拂壺巾劔鉞持香毬擁御座以次立亦無敢離行失次者上顧謂羣臣承平無事君臣同樂宜略去苛禮飲食坐起當自便無間執事者以寶器進上酌酒以賜命皇子嘉王楷宣勸又以惠山泉建溪異毫瓊烹新貢太平嘉瑞茶飲之上曰日未哺可令奏樂賜上笙竽琵琶篪篥方響箏簫登陛合奏宮娥妙舞上又曰可起觀羣臣凭欄以觀又命宮娥撫琴擊阮已而羣臣皆

禁史學

從監察御史李彥章之請也詔士毋得兼習史學初翰林學士蔡疑等請令今

盡醉

後試時務策並隨事參以漢唐歷代
罷南官田范坦尋
為問至是令寢前詔勿行
坐獻齋

田之策安
五月却羨餘貢利州路轉運副使張巨獻
羨餘三十萬緡為言者所

論詔特罷之尋
除名編管池州
蔡京落致仕赴都堂議事三日
一至

都
罷科舉○秋八月焚元祐制詞○九月

改官名以太宰少宰易左右僕射詔以太師
太傅太保

為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孤以左輔右弼太宰少宰易侍

中中書令左右僕射之名舊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及尚

書置令並罷又詔武選官稱以通侍正侍中侍中亮中衛左

武右武大夫易內客省延福宮景福殿殿客省引進四方館

東西上閣門使凡七階中亮中衛郎易客省引進副使左武

石武郎易東西上閣門副使凡四階並為橫行以武功武德

武顯武節武略武經武義武翼大夫易皇城至供備庫使凡

八階以武功武德武顯武節武經武略武義武翼郎易副使

亦八階為大使巨改內殿承制至三班借職為敦武修武從

義秉義忠訓忠翊成忠保義承節承信郎進武進義校尉凡

十二階為小使巨軍將等為進武進義副尉守關進義副尉
凡三階殿侍為下班祇應○醫官亦易為成全保和保安大
夫成全保和保安郎又詔太尉古官舊掌武事名稱已改改
為武選一品位在節度使之上其儀物班序居執政之次○
尋又罷婦人封郡縣君立夫人至孺人凡八等○六年詔假
將仕郎去假字假承務郎為登仕郎假承奉承事為通仕舊
將仕為迪功舊登仕為修職舊通仕為從政餘並仍舊通為
十階又詔於武臣橫行內增親衛翊衛拱衛協忠履正宣正
大夫通舊為十三階郎亦如之惟不置通侍○改諸州幕職
判司置六曹參軍并掾以郡大小事繁簡而定其負數凡添
五百四十一員以革負多闕少之弊○時四選
官凡四萬三千有奇而闕止一萬四千有奇

冬十一

文和二年

月戊寅日南至御大慶殿受元圭大赦臣

譚稹經營河東邊事至晉州得異物於民間似石非石似銅非銅長尺餘闊寸餘厚二三分色赤黑首末素質中有古篆籀文其上兩傍橫出兩尖如雲氣之狀莫知何物也稹歸以古物進蔡京見之謂此為元圭即天錫禹者晉堯所都也遂令守臣呂公雅奏陳公雅又尋得石文隱約四字曰天正堯端於是行大朝會禮受圭於正衙大赦天下赦文云錫乃元圭維時大寶內赤外黑上銳下方蘊陰陽之全精體乾坤之盛德溫潤而澤有雲行雨施之文追琢其章著地平天成之象或言此圭乃開德府通判王景文家藏舊物獻之于朝景文遂有增秩與郡之命蔡京進封魯

國公何執中進少傅改太宰仍兼門下侍

郎○行給地牧馬法初熙寧中嘗詔給地牧馬纔行於陝西未幾而止是年詔

復行之先自京東河北以舊牧地募人養馬然後推之於諸路受田一頃仍蠲其稅令牧馬一匹諸路至九萬匹○宣和

二年罷之以民戶所養馬填闕馬禁軍○五年復給地牧馬法

癸巳 政和三年春正月王安石追封舒王

尋詔封其子雱為臨川伯配享文宣王廟後實從祀 二月崇恩太后劉氏暴

崩后負其才每曰章獻明肅大誤矣何不裹起幘頭出臨

簡者謂后也又曰朕不得不閑防使人當殿門與之劔若非

宣召勿問何人入門者便斬之至是后以不謹無疾而崩死

之日天為黃霾異常始事覺上諭輔臣以后不謹且重曰不

幸京曰宮禁比修造多凡事失防護宜有此等且古今自有

政和二年

負殺嫂名也上愕然因曰不欲即此決之晚當召卿來議晚果促召輔臣既入殿議將廢之而太后已崩蓋為左右所逼自即簾鈞而縊焉上曰孟后已廢今崇恩又廢則泰陵無配矣會其已崩故掩其事云

罷勲官○

三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夏四月王清和

陽宮成

即福寧殿東誕聖之地作宮至是成奉安道像上詣宮行禮○七年改為玉清神霄宮○時道教之

盛自道士徐知常始賜號冲虛先生徐守信賜虛靜先生劉混康賜葆真觀妙冲和先生後並贈大中大夫

置

俊選士

改內外舍為之

赦梓夔路

以築漆椿等八州畢也○是歲南平夷戎州保州夷

各納

頒五禮新儀

大觀初詔置議禮局於尚書省二年詔訪求古禮器又詔討論臣庶

祭禮又詔言禮當追述三代之意開元禮不足法今親制冠禮沿革付議禮局餘五禮視此編次至是書成局罷○又置

備要卷六十八

六

禮制局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冠冕之度冠昏喪祭之節○時中丞王甫亦乞頒宣和殿博古圖命儒臣考古以正今之失乃詔改造禮器自是鼎俎邊豆之屬精巧殆與古持○六年賜輔臣祭器○初以士民吉凶多用委巷之禮乃頒新儀吏奉行甚嚴民更苦之宣和元詔罷○二年

閏月改公主

號

改公主為帝姬易國號以美名二字兩國者以四字郡縣主為宗姬族姬

五月葬昭懷

皇后

祔永泰陵

定宮闈內省官制

置尚書內省以掌外省六曹所上之事有

內宰副宰治中等官內史及都事以下吏負

秋七月頒新燕樂

此樂乃古社角招君

臣相悅之樂也先是并制鞠笙埴篪八聲始備詔頒焉

貴妃劉氏薨追謚明

達皇后

尋祔神主于惠恭皇后別廟

九月保和殿成

上自記之有曰乃詔

有司徒屯營於宮垣之外移百官舍宇俾就便利得其地遷延福宮于宮城之北即延福舊址作保和殿五楹挾三東側殿日出光西側殿曰葆光保和之後有殿曰燕頤兩旁有殿曰怡神曰凝神其楹數如保和總為屋七十五間工致其巧人致其力始於四月癸巳至九月丙午殿成上飾純綠下漆以朱無文藻繪畫五采垣墉無粉澤淺墨作寒林平遠禽竹而已前種松竹木犀海桐橙橘蘭蕙有歲寒秋香洞庭吳會之趣後列太湖之石引滄浪之水陂池連綿若起若伏支流派別縈紆清此有瀛洲方壺長江遠渚之具左實典謨訓誥經史以憲章古始有典有則右藏三代鼎彝俎豆敦盤尊壘以省象制器參于神明薦于郊廟東序置古今書畫第其品秩玩心游思可喜可愕西挾收琴阮筆硯以揮毫灑墨放懷適情

冬十一月癸未郊

上搢大圭執元圭以道士百等語

要廿八

七

官玉輅出南薰門至玉津園上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殿重復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填之上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若有道流童子持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間衣服眉目歷歷可識攸遂請付史館京率百寮稱賀



政和四年春正月置道階

凡二十六等先生處士八

字六字四字二字視中大夫至將仕郎而不給俸○重和初別置道官自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凡十六等同文臣中大夫至迪功郎道職自中和殿侍晨至凝神殿校經凡十一等侍晨同待制檢籍同修撰校經同直閣皆給告身印紙經道錄院磨勘功過注授加官差遣入品用蔭如命官法

夏四月閱雅樂

初閱宗子雅樂有官

者並遷秩無官者二百八十人並與承信郎次閱太學辟雍諸生雅樂大司成以下並遷秩諸生量与推恩

五

月丙戌祭地奉太祖配赦

蔡京奏祭之日城中大雨幾尺而鑿輅自

政和四年

宮至郊日光照耀又太史奏是夕五緯循軌典掌官吏稱有
隊仗風雨之聲鬼神之狀又有黑氣數十丈貫於壇壝皆陛
下嚴恭之應乞賞製樂傳 **秋** 宣之勞也

八月宣和殿檜生玉芝

又詔有鶴三萬餘隻盤旋
雲霄之上並許稱賀云

延福宮成

上親記之略曰延福宮舊占京城之西北隅
連禁蘄通仙韶瞰城堙背班直下窰楠朴僅

足待風雨爰筮爰問詢于師言克協朕志合於大同乃外禁
旅乃敞永巷城之西序大興營造增光前烈而徙延福於拱
宸之北宮為南向適得地中殿因宮名次曰藥珠又為之書
其亭曰碧琅玕晨暉榜於春路麗澤揭于秋方繚以脩廊連
亘千柱聳以殿閣增固面勢宮之左為位二其殿則有穆清
成平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羣玉而蕙馥報瓊蟠桃春錦疊瓊
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鈿英雲錦蘭薰摘金之閣居
其東繁英芳雪鈿華瓊華文綺絳葩穠華綠漪瑤壁清陰秋

備西 九八

香叢玉扶玉絳雪之閣居其北會寧之北疊石為山而上起
殿曰翠微旁為二亭曰雲巋曰層巘疑和之次閣曰明春高
為重層自下而睥睨之百一十丈有奇徑量之七楹而衰閣
之側為殿二曰玉英曰玉潤其背則附城築土植杏名岡覆
茅為亭脩竹萬竿引流其下翠幹碧瀾交相隱映宮之右為
位二閣曰宴春自方取之凡十二又舞臺四列三亭三峙為
圓池以名海列二亭以跨海架石梁以升山亭曰飛華橫度
之四百尺而羸縱數之二百六十七尺而城叢石為基疏泉
為湖湖之中作堤以接亭堤之中作梁以通湖梁之上為茅
亭以待憇寒松怪石嘉花異木闢奇而爭妍龜亭鶴莊鹿砦
蓮濠孔雀之柵椒漆杏花之園西抵麗澤不類塵境 **舊有**
延福宮祖宗以為燕會之所而制不甚廣時蔡京欲以宮室
媚上一日召內侍童貫揚戩賈詳何訢藍從熙諷以禁中逼
窄之狀五人聽命乃尽徙內酒坊諸司又遷二僧寺并軍營
於他所五人者既有分地因各出新意故號延福五位五位
既成樓閣相望引全水天源河築土山其間奇花怪石巖壑

政和四年

幽勝宛
若生成

置延康述古殿學士

改端明殿學士為延
康殿學士樞密直學

士為述古

冬十月○是歲女真陷遼國寧江

府

初遼主天祚賞刑借濫色禽俱荒女真東北與五國為鄰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

小而俊健能擒鵝鷺爪白者尤以為異遼人酷愛之歲歲求之女真女真至五國戰鬪而後得女真不勝其擾又沿邊諸帥如東京留守黃龍府尹等每到官各邀女真禮物無藝於是諸郡皆潛附阿骨打謀舉兵以拒遼人二年春天祚如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外者以故事皆來會酒酣天祚使諸首歌舞為樂阿骨打獨不從天祚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當以事誅之奉先曰小人何知殺之傷向化心阿骨打既歸疑契丹知其意即先謀稱兵吞併鄰近部族天祚雖屢遣人呼之不復至矣於是用粘罕胡捨等為謀主銀朮割移烈婁宿閣母等為將帥秋集

備要卷六十八

九

女真諸部甲馬二千犯混同江東之寧江州時天祚射鹿慶州秋山聞之不以為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討之為女真所敗失寧江州先是州有推場女真以北珠生金人參松實白附子密蠟麻布之類為市州人低其直且拘辱之謂之打女真州既陷殺之無遺類獲契丹甲馬三千退保長白山之阿木火阿木火者女真所居之地以河為名也是時天祚出秋山赴顯州冬山射虎聞警不行以蕭奉先弟嗣先帥契丹五千入屯出河店臨白江與寧江州女真對壘女真潛渡混同江掩擊之嗣先兵潰骨肉輻重牛羊金帛悉為女真所得復以兵追殺又獲甲馬四千女真皆騎兵刻小木牌係入馬為號五十人為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戈矛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先觀陣之虛實四面結隊而馳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族人自為戰所以勝也○契丹故事軍國大議漢人無與天祚自兩敗後謂奉先不知兵召宰相張琳具肅付兵十萬人使討之即降宣制中京上京長春西遼四路計人戶家資備

慶和四年

一軍富人有一二百軍者家產隨竭琳華又非經濟才統御無法器甲聽人從便往往以槍刀毬甲充數弓弩鐵甲百無一二於是分四路並進獨陳流河路一軍深入遇女真交鋒稍却走還其壁都統幹離不者以為漢軍道即領契丹兵奔營而奔漢兵尚三萬餘推將作少監武朝彥為都統再與女真戰遂大敗餘三路聞之各退別其城既而盡為女真所攻陷千里蕭然丁壯斬戮幾盡嬰孺則貫 梁上為賊應遼東界熟女真阿骨打悉虜之為用至有鐵騎萬餘○初出河之敗兵多逃歸蕭奉先懼其弟綱先獲罪妄云潰兵懼誅苦不一救將為腹心患天祚從之自是人皆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每遇敵輒奔女真遂有輕契丹之心矣

政和五年春正月瀘南晏夷叛尋討

平之瀘南熟夷晏州六縣其衆黠勇善鬪為諸夷所畏瀘南安撫賈宗諒嘗以饋竹木養之至是以非罪殺其

首長夷人憤怒大酋卜漏結諸夏為亂凡十萬餘人分兵四出攻圍樂共城及長寧武寧二縣遂陷梅嶺保梓路轉運趙通提刑賈若水急督宗諒進兵江安縣以當賊分三路入晏州賊守隘甚嚴累石欄設伏左右通前知賊謀即以兵反掩賊伏賊與官軍鏖戰連日未解通遣偏將自間道出賊不意賊腹背受擊大潰悉破其隘賊退走遂平之生擒卜漏拓地千里十二月換書至梅嶺受賀宰執尋各進一秩曲赦四川 二月立定王昉為

皇太子○赦○以童貫領六路邊事以承奉殿

前處分邊防司為名 三月親試舉人賜 卓以下六百九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

人寇邊○夏四月建葆真宮○置右文殿

改集賢殿為之 置宣和殿學士以蔡攸為之後以 六月天

成聖功二橋成

都水使者孟昌齡請開鑿大伾三山
兩河回引河流於河陽作浮梁二至

是畢工賜名頌德音于河北京東西時諸路皆調夫赴役
凡數十萬人兩河之人愁困殆不聊生未幾水漲橋壞

秋

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八月建明堂

立

明堂於大內丙地命蔡京為明堂使蔡攸討論指畫制度蔡
條蔡攸與殿中監宋昇參詳梁師成爲都監童師敏爲承受
分置官屬日役工萬人於是徙內藏左藏諸庫及秘書省於
外即其地建焉內出小樣示百官具制兼取夏世室商重屋
周九尺之筵而黜諸儒臆說內立四柱爲太室外立八柱爲
四室并太室而五上八窻爲圓屋下四隅爲方屋而堂之頂
則用唐太后故事以塗金雲龍爲之故詔書有於古皆合其
制大備等語時祕書省移於宣德門之東亦類古之東觀云

竄陳邦光

居池州先是邦光爲太子詹事會蔡京獻太
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

備要卷八

十一

天子大臣不聞以道德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
邪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流星

出柳

急流至濁沒赤黃色有尾跡照地占者以爲天子
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宮室之象蔡京率百官表賀

浙

西水○冬十一月高麗遣士入學

凡五人明年親策賜

四人上舍及

是歲女真敗遼師于混同江

天

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爲御
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比出
駱駝口車騎亘百里別以漢軍步騎三萬人命蕭胡禰姑爲
都統柴誼副之南出寧江州齎數月之糧期必滅女真師至
鴨綠江人心疑懼阿骨打以刀釐面仰天大哭謂其部落曰
不若殺我以降諸酋皆拜曰事至此當誓死一戰乃與廷禧
遇乘其未陳三面急擊之天祚大敗女真亦不急追徐收所
棄輜重而已天祚晝夜馳五百里退保長春女真乘勝遂并

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時朝廷遣侯益使遼留兩月竟不及見遼主而還



政和六年

遼天慶六年

春正月以童貫為

陝西兩河宣撫○閏月置道學

重和元年詔州縣學兼養

道流增置士名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三品歲大比許欄襍就試宣和二年罷道學

二月上清寶

籙宮成

蔡京命童貫等廣延福宮以媚上官成既跨舊城取壕外地又自名第六位跨城之外浚壕深者水

三丈東則景龍門橋西則天波門橋二橋之下壘石為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江之外為鶴莊鹿岩文禽孔奉諸欄多聚遠方珍怪蹄尾動數千寶之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徙市民行銷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後又關之東過景龍門至封立門時温

備要廿八

十一

州林靈素因徐知常得幸於上託言有天人降云天上有神霄玉清府長生大帝君及其弟清華大帝君皆玉帝之子又有左元仙伯書罰仙吏褚慧等八百餘官乃謂上為長生大帝君蔡京為左元仙伯而已即褚慧也上喜又於景龍門對晨暉門作上清寶籙宮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為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若江南陳後主三品之石姑蘇白樂手植之檜皆取以實之又於宮前作仁濟輔政二亭命道士施水藥於民上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復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路上數從後道上往來未幾則有期門之事矣○明年又詔創神霄玉清萬壽宮於天下以舊天寧觀為之無觀則以寺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尋詔以宰執兼宮使副脩御河新隄科免夫錢

脩御河新隄科免夫錢

詔距役所一百五十里以上州軍合起夫

廣京城

朕荷天佑序男女僅五十人可令有司展築京城繕諸王外第

政和六年

與帝姬下嫁仍不得移民居
夏四月何執中致仕
以太傅就第

如舊上曰自相位得謝古難其人本朝數十年無此事執中曰惟張士遜以太傅鄧國公就第
以蔡京

總治三省事
三日一朝仍赴都堂及輪往逐省治事未幾又令朝朔望三日一知印當筆

五月鄭居中劉正夫為太少宰兼門下中

書侍郎
初哲宗寶錄蔡京專一編修政和三年成及上用鄭居中而京懼乃收用蔡確子懋為兩制討論其

父確元豐間策立功遂以王珪為不忠以沮居中居者珪婚也懋誣詆宣仁尤甚乞改修哲宗寶錄尚未為快又乞修

哲宗正史作哲宗紀及列傳皆加以御製之目使人不得擬議
六月皇太子納妃

朱氏
伯材之女也
秋七月沅州土豪叛討平之
先

沅州得明堂巨木於廬陽縣調丁夫入水犯雪挽之水澁木重偶挽折其一鼻吏以為罪羅織筆楚眾懼斂錢賦吏吏不

許於是土豪黃安俊遂舉眾叛知州張建侯知縣王憲出兵討之皆遇害進圍沅州湖北都鈐轄劉亞遣兵擊之安俊為

其黨所殺餘眾悉平曲赦湖北
築震武城
尋升為軍童貫以進築功加

再中復遑鄴至是喃廝囉之地悉為郡縣矣
詔豐豫盛時母為裁損

計
詔戒羣臣挾姦罔上當豐亨豫大極盛之時母為五季變亂裁損之計榜朝堂刻石尚書省
八月

修玉牒屬籍
宗正寺奏修玉牒屬籍太祖下以德惟從世令子伯師太宗下以元允宗仲士不善

汝魏王下以德承克叔之公彥夫以昭穆分世
置廉訪使者
改走馬承受為之靖康初復舊

兩浙水
○九月詣和陽宮上玉皇徽號

六年

○大赦○赦京西路

以修京西大內成也

置荆南及會州

澧路

分湖北路置之

增貼職

詔舊貼職惟直秘閣直龍圖閣右文殿修撰不足以待多上可

增置直微猷顯謨寶文天章閣秘閣集英殿修撰并舊為九等

冬十一月詔樞密

事令童貫與議

須面議者許赴院面議當同進呈者許同進呈

己亥郊

○置提舉坑冶官

提舉東南九道坑冶其後罷復不常不盡錄○宣和初蔡京言臣自

崇寧初承乏宰事誠不自揆行其所知而陛下以堯禹自任幸聽其說故得施一二永推理財之源當不取於民國用自富故取貨於地而修坑冶之官復鼓鑄之法自崇寧迄政和五年在京權貨與庫務所積一千三百餘萬諸監所鑄九百餘萬諸路所儲三千餘萬通內外所有凡五千萬有奇未嘗有不足之憂既而邪人在位肆行更革坑冶官徐堙編置千里乃罷鑄錢監既無地寶又無泉貨遂括天下白地增四方酒價取其毫末以為足國之計今京師雖復蓋法僅足日用外方漕計闕乏見侵常平錢米及用諸司封播迄今迨盡前日改法之人懼罪難追乃倡為浮言曰自崇寧以前失於措置以至於此臣不敢坐受暗默故輒具本末臣鼠技已窮無以上助萬一欲及茲時內委宰執六曹外付諸路監司講求措置庶無後時之悔明年詔熙豐諸路錢監十九處歲鑄錢僅六百萬今東南惟存廢跡利源既失公私匱乏宜復其舊今復提舉坑冶官鑄錢監

十二月劉正夫致仕

自張商英罷相蔡京益變法度

居中在右府每為上言之及為相四方欣然望治訖不能制京至是以疾致仕正夫既罷厥後王黼謀國召亂余深白時中李邦彥輩皆鄙夫患失之徒云

創公田所

京西舊多曠土寶元康定間特輕其賦募民墾闢地

無遺利政和初始議增稅民已不能支未幾後苑作使臣杜公才獻言汝州有地可為稻田乃置稻田務主以內侍楊戩

皆按民契券而以樂尺打量其贏則拘入官而創立租課謂之公田錢是歲始改為公田所既而又并河東北三路皆括之於是大擾農民困弊僅能輸公田錢而正稅不充矣時內侍張佑主管繕所亦倣後苑公田所為取足無筭及戩死而公田營繕事皆併入西城所以內侍李彥主之其縱暴病民又甚於前矣

是歲女真陷遼

渤海軍

遼渤海人高永昌殺其東京留守蕭保先自稱大渤海國皇帝據遼東五十餘州遼主遣其宰相張

琳討之至瀋州女真遣兵來援渤海琳敗績乃以燕王淳為都元帥仍募遼東人號怨軍者二萬以行淳至乾州武朝彥等謀殺淳不克復召淳還遣蕭德恭耶律余覲等屯田為備既而女真擊破渤海軍斬高永昌其眾散為盜所至虜掠而遼不能制

政和七年

遼天慶七年

春三月以童貫權

領樞密院事

初命貫帶行同簽書樞密院事尋以元豐官制不置簽書遂改命焉時邊臣屢奏虜

無故聚兵易州恐有他意詔諸路調兵赴沿邊將以邊事付童命督師以駐尋落職

茂州夷寇邊

將官李泳等死之

夏四月羣臣策上為教主道君皇帝

帝

詔道院略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嚬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

上表章策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尋詔翰林學士承旨王黼宣和殿學士蔡攸盛章等至宣和殿觀神霄降

臨黼作記上之自後神怪之事不悉書

五月祭地

先誥玉虛殿上皇地示徽號至是祭地于方澤

降德音

六月置承宣使

改節度觀察留後為之

是月大雨雹

大如拳或似一升器物兩時而止先是夏雨有二魚落殿中省廳事屋上

秋七月熙河環

政和七年

慶涇原地震

旬日不止壞城壁廬舍居民壓死者甚衆

上疏言今之所以致陰陽之變者蓋陛下恭儉躬朴以先天下而蔡京侈大過甚陛下以紹述為心而京所行乃背元豐之法陛下隨宜增益追崇先烈而京強悍自尊不肯上承德意兼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此天氣下而地不應也

置提舉御前人船所

時東南監司郡守

疏入不報 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官者以獻大率靈壁太湖慈溪武康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耶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菓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至是蔡京言陛下無声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撓頤節其浮濫乃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誥領之京以曩備東封船二千艘及廣濟兵士四營又增制作牽

要共八

十六八

駕人乞詔人船所比直達綱法自後所用即從御前降下使係應奉人如數貢入餘皆不許妄進上又詔不許用糧綱船及役百姓且戒毀人墳墓廬舍及黃封帕蒙人園圃所植凡十餘事獨令朱勛等六人任事由是稍戢不兩歲愈甚於舊勛由此授節鉞諸路大擾以至於亂

八月鄭居中罷

母喪去位

九月辛

卯大饗明堂

初禮部尚書孔光凝等言月令季秋大享

說者謂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周官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誓戒說者謂祀五帝於四郊及明堂而王安石以謂五帝者五精之君昊天之位也惟其為五精之君故分位於五室惟其為昊天之位故與享於明堂自神宗下詔惟以英宗配上帝而悉去從祀羣神陛下肇祀宏規季秋大享位五帝於其室既無此以祔神之嫌止祀五帝又無羣神從祀之黷則神宗黜六天於前陛下正五室於盜起淮西命內侍後其揆一也從之乃詔併祀五帝

譚稹討平之○是月初約宗室科條

徒以下宗正訓

治徒以冬十月初御明堂

以是月天運正治布告天下又領來歲歲運曆自是

月朔布政孟春頒曆率推致

十一月詔蔡京五日

一朝

時童貫欲生北轡密遣人使海上約女真而京不能

同列臣實耻之上欲罷貫所領改為司空令致仕時官制無

司空將特命之會京子攸救止於是京告老詔罷省細務五

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而貫逐日赴朝班若京是日入則貫避

不出朝他日則如故此乃蔡條別錄之語恐未必然姑存之

鄭居中起復太宰余深少宰○有星如月

徐徐南行而落光十二月天神降坤寧殿

照人物與月無異作萬歲

神保觀神保觀者俗謂二郎神也都人素畏之自春及夏

門催納土者人物絡繹乘輿亦微幸以觀之或謂

蔡京曰獻土納土非佳語也後數日有旨禁絕

山上之初即位也皇嗣未廣道士劉混康以法錄符水出

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

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崗阜已而後宮占熊不絕上甚

喜於是崇信道教土木之工興矣一時佞倖因而逢迎遂竭

國力而經營之至是命戶部侍郎孟揆築土增高以象餘杭

之鳳凰山號萬歲山後因神降有良岳排空之語因名良岳

宣和四年始告成御製記文凡數千言六年有金芝產于萬

歲峯改名壽岳門號陽華入門兩旁有丹荔八十株大石曰

神運昭功者立其中旁有兩檜一天矯者名曰朝日升龍之

檜一偃蹇者名曰卧雲伏龍之檜皆玉牌填金字書之岩曰

玉京獨秀太平岩峯曰卿雲萬態奇峯又有絳霄接金碧相

間勢極高峻在雲表盡工藝之巧無以出此運四方花竹奇

政和七年

石積累二十餘年山林高深千巖萬壑麋鹿成羣樓觀臺殿不可勝計

重和元年春正月御大慶殿受定命

寶大赦初八寶既備上曰八寶者國之神器也今再期乃

九寸用魚蟲篆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大和萬壽無疆號定命寶至是御殿受之百官稱賀 二月

夏人寇邊

將官張迪死之 初通使女真約束攻遼

建隆以來女真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去夏有漢兒高藥師者泛海來具言女真攻遼國事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乃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而不能達至是上乃復委貫選人使之遂遣馬政同藥師講買馬舊好由海道入蘇州至其國阿骨打所居阿芝川來流河其長男曰阿忽及姪粘罕兀室輩皆用

事呼郎君問遣使之由政對以貴朝在大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時遣使來賣馬今主上聞貴朝攻陷契丹五十餘城欲與貴朝復通前好兼聞契丹天怒人怨本朝欲與貴朝共行

平伐以救生靈塗炭雖本朝未有書來特遣政等軍前共議若允許後必有國使來也阿骨打與粘罕等共議數日遂質登州小校六人遣渤海人李善慶生熟女真二人齎國書并北珠生金貂子等來○是春正月遼燕王溥將討怨軍而女

真遷至溥與之遇于徽州未陳而潰溥與麾下五百餘騎退保長伯魚務於是女真度遼西太掠經新城懿濠衛五州皆降之別遣闍母王攻怨軍亦敗之天祚在中京聞報震懼令

內庫哀珠玉珍玩五百餘囊擇駿馬二千匹私謂左右曰若女真必來吾與南宋為兄弟夏國為甥舅何憂哉及女真歸邊備稍寬天祚益自肆矣○貫嘗與燕河鈐轄趙隆議燕雲事隆極言不可貫曰君與此當有異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

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曷生 三月赦四川城

石泉軍增築九堡畢工又綿茂州夷平也知成都府劉義叟言綿茂開拓甚廣自唐以來八國巢穴已空尋詔許百僚稱

賀以蔡條為宣和殿待制條京之子選尚康禧帝

條始親試舉人賜王昂以下七百八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一上不欲令魁多勅令皇子嘉王楷赴廷對有司考為第

士升昂為榜首夏四月竄張根根時為淮南運使

乏之由遂及修造之侈賜第錫帶之濫又言花石綱搔擾坐論東南諸路闕

之害大忤權貴由是落職監信州商稅尋又責置郴州五

月壬午朔日有食之○置經制司尚書省置

路財賦六月王案劉昂坐妖訛誅竄詔朝奉大夫

案資政殿學士劉昂酬倡詩歌謗訕悖前知峽州王

逆妖訛不道案伏誅劉昂長流瓊州赦陝西河東

以童貫奏攻破夏人建十九築城寨也宰執並進官秋七月東南大水遣使

振之九月又詔截上供八月童貫進太保領樞密

路宣撫使以夏秋以來進築院事三靖夏制戎制卷三城之功也九月辛巳大饗明堂

去年已行是夏詔曰自今每歲季秋親祠明堂如孟閏月

月行獻禮與二年當郊之歲行明堂之禮後不錄罷白地等錢

官地者則會其丈尺令輸錢謂之白地錢又添酒價取醋息初鄭居中置講畫經費局使戶部尚書高

重和元年

及推場等事給事中吳敏駁之以為白地錢何異於德宗之稅間架至是上詔曰自頃庶事大臣以為可行朕采諸民多

不謂便如拘白地與禁推貨增方田增酒價取醋息河北加折耗米東南水火強余皆培克苛削可即日罷

諸害民蠹國如上比者三省悉以聞朕不憚改鄭居中

罷

乞持餘服

行鹽鈔對帶法

時國用日廣而經費多仰於推貨務先是

鄭居中再相與童貫相表裏貫主解鹽欲以實陝西而擅其利故居中為罷東北鹽而利入頓虧至是上悟乃詔昨有司言解鹽便於煮海故用之而商販無利邊糴不行其復行未盡於是蔡京私語人曰我作鹽法尚未盡也上知之詢其所未盡京請改袋製且許所過指其稅袋製既與昔不同必使更買新鈔方帶給舊鈔號對帶法亦曰帶搭指揮既出一日間入納者三十餘萬緡上大駭而後知搭帶之利也不一二歲必復為之商人每覓鈔行略滯則貯積以待改法謂之趁新鈔自是鹽商大困○宣和三年詔河北京東兩路稅鹽與鈔並行故商旅不通可並行鈔鹽許客人任便通販○四年春詔曰末鹽顆鹽祖宗以來並行不廢崇寧中以解池顆鹽不多止行本路而煮海甚博行於數路各不相妨政和積錢至二千萬貫而有司挾情議改雖已復舊商旅疑惑可下諸路諭以今來更不改鈔法秋七月又詔解鹽已罷而東南

備東廿八

二十

末鹽通商法備敢有扇搖以違御筆論時鹽法已壞而歲給陝西錢四百萬緡以代解鹽課又河朔歲賜亦不下三百萬緡皆自推貨務出見錢以寄外廊而後給關子付諸路糴買俟商賈來請故謂之轉廊錢王黼秉政用日益窘既無見錢但虛出關子付外路商賈已納糧草得關子赴京務請錢率不能給則以急緩新舊次為七等商賈莫能久候因賤貨之於交引鋪時上自督課茶鹽日令具奏比較纔不及數必加峻責提舉推貨務伯芻乃與交引鋪以四六為約若請萬緡則留四千緡入納乃得之故日有四五萬緡所入若真入納則無幾蓋徒以昧上應課實非所願既鹽鈔猥多故客貨不行伯芻乃獻言於黼設限立額重為賞罰始者歲校俄至月校法令苛峻州縣官懼罪遂以鈔數上戶始一戶數十鈔則貼錢若干與鹽鋪戶歲中有至數次科者又爭邀客販所至則以鹽詣官復科之於民其後遂至於計口而給家至戶到雖嬰兒不能免矣○七年春詔崇寧初罷官賣以通商賈至收億萬之利比歲變法遂分配民戶可修復新鈔務通財貨

以復舊制
大內火
大火自甲夜達曉焚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被焚死者甚多時天

大雨火發雨如傾略不少止而火益熾或傳上是夜微宿于外然事秘不可得知
錄周後
除封崇義

公外以其長出世為宣義郎監周陵廟與知縣請給為國三恪
冬十月御寶錄宮

度錄
度王清神霄秘籙會者八百人凡天神降臨事蓋發端於王老志而極於林靈素於是宦官道士有所不

快必托為帝誥則莫不如志及為大會引羣臣士庶入殿聽靈素講經上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請問然靈

素所言無殊絕者雜以滑稽喋語上下為大開笑莫有君臣之禮矣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十萬每一宮觀給田

亦不下數百千頃皆外蓄妻子置姬媵以膠青刷鬢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一會殆費數萬緡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

以赴日得一飫餐而視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云○宣和四年冬御殿度王黼等秘籙
十一月朔

改元大赦○安堯臣補官
堯臣於去年夏上言

詔求言於是諤士效忠而儉人乃誤陛下加以詆誣之罪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故比年天下杜口以言為諱乃者宦寺交

結權臣共唱北伐而宰執以下無一人肯為陛下言者臣謂啓燕雲之役異時唇亡齒寒狼子野心必伺吾隙而逞其所

大欲矣臣謹按童貫起自卑微本無智謀陛下付以兵柄俾典機密專務欺罔虛立城砦以奏捷易置將吏以植其黨通

餽遺鬻官爵超躡除授紊亂典常巧媚者登拂忤者斥山西勁卒及選為親兵戰則他兵臨陣賞則親兵冒功意果安在

每得內帑以濟軍需乃委充私藏而立軍期之法取償於州縣民不堪命士為解體而貫方且兇焰勃然臺諫之臣間有

一議已中危法使天下不敢言而歸怨陛下矣咸謂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之謀經營既久國用匱乏乃方田以增稅

均糶以充儲茶鹽之法朝行夕改加之以饑饉迫之以重斂事勢必無自全而患有至於不可禦者陛下倘優游不斷異

時雖悔何及臣非不知計行身戮蓋忠憤所激有不能自己者至是上下詔略曰比大臣建議欲復燕雲而堯臣以遠方孤生獨陳不可言者謂其首沮大事請置諸法朕以言路久壅敢諫之士宜導以賞令吏部先次補堯臣承務郎堯臣博族子也就以博遺澤授之十二月置裕民局以延康殿學士徐處仁言科斂折變

支用坐倉之為害民故也仍設五事命蔡京提舉處仁為詳定官於是用事者恐其過有裁損不悅之矣○時京欲復行夾錫錢於中州處仁言錫錢但可行於關陝耳京怒其不附已欲去之風侍御史張樸劾處仁罪出知揚州而局亦尋罷○是月鳳翔府慶州諸縣皆納農器以避科斂上聞之惻然詔罪其官吏是歲女真阿骨

打替稱帝國號金

女真其初酋長本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女真妻之以女

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自此傳三人至楊哥太師以至阿骨打身長八尺狀兒雄偉沉毅寡言笑顧視不常而有志能用其人時女真趨遼中京天祚恐其襲已遷于雲中有楊

備要十八

廿二

朴者遼東人也勸阿骨打稱皇帝以王為姓以曼為名以其國產金故稱大金改元天輔皆從之朴又勸阿骨打遣人請天祚求封冊天祚付南北面大臣議蕭奉先等喜以為自此可無患矣請許之天祚遂遣使備袞冕之服冊阿骨打為東懷皇帝阿骨打召楊朴等觀驗以儀物不純用天子之制大怒欲斬其使諸酋為謝乃解尚人答百餘尋遣還要其稱大金皇帝兄不然則提兵取上京天祚惡聞女真事蕭奉先揣其意不以聞明年上京破和議遂格



宣和元年春正月改佛號

詔改佛號大竟金仙餘為

仙人大士僧稱德士行者稱德童而冠服之但道冠有徽德冠無徽又以寺為宮院為觀尋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明年詔復舊金使來女真使李善慶入國門詔蔡京童貫及鄧文誥見之諭以來攻取燕之意善慶

宣和元年

等唯唯居十餘日遣趙有開馬政齋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聘之初議報阿骨打儀趙良嗣欲以國書用國信禮有開曰女真之首止節度使常慕中國恨不得臣屬止用詔足矣問善慶何如善慶曰皆可於是從有開言有開與善慶等行至登州而死會謀者言契丹已割遼東封女真為東懷皇帝乃詔政勿行止差平海軍校呼慶持登州牒送善慶等歸呼慶至阿骨打軍前阿骨打及粘罕等責以中輟且云登州不當叮牒留半年始遣之臨行語之曰跨海求好非吾家事吾已獲大遼數路其他可以俯拾汶歸見皇帝果欲結好請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從也○初高麗來求醫上遣二醫往是秋還以其事及語錄奏聞然後知實非求醫乃彼知中國將與女真圖契丹因是勸止中國謂苟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邊女真虎狼不可交也宜早為之備上聞之不樂後三年遣使往聘欲促其共舉高麗雖恭順終不得其要領而歸

以余深為太宰王黼少宰

黼即甫也上賜今名初上訪大臣以取遼

備要廿八

卷三

之策大宰鄭居中及知樞密院鄧洵武皆以為不可獨黼是其計以身任之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勿取女真即強吾不免事之中原故地恐非復我有於是上向其言左司員外郎倪濤獨以為非且曰景德以來虜守約不敢犯邊盟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安士不習戰軍儲又屈無輕議論以為後患黼怒曰左司敢沮軍耶○顯謨閣待制知湖州葛勝仲與黼連姻亦與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相生事則天下危願公享宰相之安無使天下至於危也○時謀者云天祚有亡國之相或言陳堯臣者善丹青精人倫登科為畫學正黼聞之甚喜薦堯臣以將使事堯臣即挾畫學生二員俱行同繪天祚像以歸入對即云虜王望之不似人君臣謹畫其容以進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上大喜即擢堯臣右司諫賜予鉅萬燕雲之躬耕籍田後不二月朔

宣和元年

改元

上之改元重和也左丞范致虛言此號契丹嘗稱之蓋虜先有重熙年後主名隆禧其國中因避熙而稱

重和遂復改焉

三月皇后親蠶

於延福宮後不書○政和初詔建蠶宮親蠶殿以無數為

名劉法殲師于統安城

熙河經略童貫迫法令進師攻城法不得已引軍出

塞夏人伏兵擊之士卒陷沒者數十萬貫更以捷聞百官入賀議者切齒而不敢言

夏人寇邊

貫

鄜延環慶兵入西界大破夏人平其三城既又破之於震威軍

夏四月丙子朔日

有食之○赦陝西河東○五月有物如龍

形見京師民家大水犯都城西北赤氣亘

天

忽有水高十餘丈犯都城水未作前兩數日知傾及霽開封縣前茶肆人晨起拭床榻睹若有大火躡其傍質

明視之龍也其人驚呼而倒茶肆適與軍器作坊近遂為作

坊兵眾取而食之不敢以聞都人皆圖畫傳玩身僅六七尺

若世所繪龍鱗蒼黑色驢首而兩頰如魚頭色正綠頂有角

座極長於其際始分兩歧有聲如牛後十日而水至○初龍

降後一夕五鼓西北有赤氣數十道亘天犯紫宮北斗仰視

星皆若隔絳紗方起時折裂有聲然後大發後數夕又作聲

益大格格且久其發更猛而赤氣出西北數十百道其中又

間以白黑二氣然赤氣為多自西北俄入東北又延及東南

其聲亦不絕迨曉乃止○水之作也宰執相率出郭視之水已破汴隄諸內侍以役夫擔草運土障之不能禦上憂甚命戶部侍郎唐恪治之或請決汴南河以護宮城者恪曰水漲而決是無可柰何今決而侵之是棄民也乃止詔府界監司募人決水下流遂由城北五丈河以洩○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六十載未嘗有變今城面巨浸湍悍峻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或淹旬時因以風雨不可不慮夫變不虛生必有感召之灾灾非易禦必有消弭之望陛下斷自宸衷詔廷

臣各具所見而採行其說濟危圖安以答天戒又乞直前奏
事庶及在瞽詔都城外積水緣有司失職隄防不修即非災
異忠言讜論未始不求豈假天災然後降詔網挾姦賣直送
吏部與監當尋又降一官與遠小勳。時上命唐恪決水恪
即日乘小舟覽水之勢而求所以導之上登樓遙見問之乃
恪也為之出涕未幾水平恪入對上勞之曰宗社獲安卿之
功也恪懷出疏曰水陰類也至犯城闕天其或者以陰盛之
漸警告陛下乎願垂意於馭臣鄰遠女寵去小人備夷狄以
益謹天戒

六月夏人納款

詔六路罷兵。初夏國恃
橫山諸族帳強勁善戰故

用以抗中國慶曆間姚嗣宗首發收橫山之議范仲淹用
之既而元昊納款元豐中种諤亦以為言故興靈州之師及
王師失利李憲始獻進築之議神宗厭兵不克行童貫本出
李憲之門欲成憲志政和以來合諸路兵出塞進築遂得橫
山之地夏國失所恃乃因遼人納款請和且以誓表進許之
前所未有也已而夏使來賀生辰授以誓詔辭不受強之使

備要卷八

廿五

去及境遂弃之延安帥取以上貫始大沮。祖宗法屬戶不
授漢官有功只於蕃官上遷轉而俸祿不甚增弓箭手有定
土而得以保其鄉里墳墓禁軍逃亡並誅戮而不敢避難至
童貫為宣撫引屬戶至有為節度使者舊弓箭手皆徙居新
邊禁軍逃亡者許改刺別軍又擇諸路精兵刺勝
捷軍以自衛夏人納款而邊備軍法自貫壞矣

秋八月

復鈔旁定帖錢

初元豐中議者謂民之質鬻輸納賴
官為之據官司亦利其入遂有所謂

鈔旁定帖錢後數用數止至是諸路爭為應奉事兩浙轉運
李祉乃請復其法然息不得過三分而朝廷許之祉言本路
所收約數十萬貫以此給應奉自可足用今為蘇杭兩處守
臣以御筆拘去而本司所置花木并御前物色須上項錢庶
不侵經費從之明年七月詔江浙湖廣福建鈔旁定帖錢並
令漕臣拘充糴本錢輒乞撥者以違御筆論。靖康初罷之

九月燕蔡京保和新殿

蔡京等請見安妃許之京
作記以進略曰皇帝召臣

京臣黼臣俱臣德臣楷臣貫臣仲忽臣熙載臣攸燕保和新
殿臣僚臣脩臣脩臣僚臣行臣徽臣術侍賜食文字庫於是由臨
華殿門入侍班東曲水朝於玉華殿上步至西曲水循餘縻
洞至太寧閣登層巒琳霄寨風垂雲亭至保和屋三楹時落
成於八月而高竹崇檜已森陰翳鬱中楹置御榻東西二間
列寶玩與古鼎彝玉芝左挾閣曰妙有右挾閣曰宣道上御
步前行至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邃古尚古鑑古作古訪古
博古祕古諸閣上親指示爲言其槩抵玉林軒過宣和殿列
岫軒太真閣凝真殿殿東崇巖峭壁高百尺林壑茂密倍於
昔見過翹翠燕處閣賜茶全真殿乃出瓊林殿中使傳旨留
題乃題曰瓊瑤錯落密成林檜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塵凡時
縱步不知身在五雲深頃之就坐女童樂作坐間香圓荔子
黃橙金柑相間布列前後命鄧文誥剖橙分賜酒五行少休
詔至玉真軒軒在保和殿西南廡即 粧閣命使傳旨曰
雅燕酒酣添逸興玉真軒內見安妃且詔臣賔補成篇臣即
題曰保和新殿麗秋暉詔許塵几到綺闈於是人人自謂得

世備要六八

六六

見 矣既而但掛畫像西垣臣即以詩謝奏曰玉真軒檻
暖如春即見丹青未見人月裏姮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
真須史中使傳旨至玉華閣上持詩曰因卿有詩姻家自應
相見臣曰頃緣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矣

上持大觥酌酒命

勸太師臣

因進曰禮無不報於是持瓶注酒授使以進再坐撤女童去
羯鼓御侍奏細樂作蘭陵王揚州教水調勸酬交錯日且暮
臣奏曰久勤聖躬不敢安上曰 更勸迭進酒行無

筭上忽憶紹聖春燕口號二句問曰卿所作否餘句云何臣
曰臣所進也歲久不記上曰朕是時以疾告假哲宗召至宣
和閣因問所以告假對曰臣有貧薪之疾不果奉清燕哲宗
曰蔡承旨有佳句云紅蠟青煙寒食後羣華黃屋太微間不
可不赴臣謝曰臣操筆注思於今二十年陛下語及方省髮
髯然不記一字陛下藩邸已知臣蓋非今日臣豈勝榮幸上
輪指曰二十四年矣臣曰臣左右兩朝老無毫髮報稱上曰
屢見哲宗道卿但爲章惇輩沮忌朕時年八歲垂髻侍側一

宣和元年

日哲宗疑慮默然若有所思問曰大臣以為不可紹述朕思
疑之對曰臣聞子紹父業不當問人何疑之有哲宗駭曰是
兒大知如此由是劉摯呂大防相繼斥逐紹述自此而始臣
奏曰陛下曲燕而追惟紹述非特臣幸天下社稷之幸臣請
序其事以示後世知今日宴樂非酒教
而已二鼓五籌衆前奏曰請罷始退

幸道德院觀

金芝之遂幸蔡京第

時道德院生金芝上幸觀焉遂由
景龍江泛舟至京第鳴鑿堂淑妃

從上曰今歲四幸鳴鑿矣賜京酒於是京作鳴鑿記以進初
京侍上每進君臣相悅之說於是上以儻尚主而收最親幸上
時輕車小輦幸京第命坐賜酒略用家人禮表謝有云主婦
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攸嘗勸上曰所
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
上納其言遂微行都市○上方為期門之事故苑囿皆倣江
浙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
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

備要九八

六七

澤之間識者

蔡攸加開府

攸進見無時便辟趨走或塗
抹青紅優雜侏儒多道市井

以為不祥
淫媠譴浪之語以蠱上心妻朱氏出入
禁省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京矣

冬十一月乙

卯郊○屏太學生鄧肅

時朱勔以花石綱媚上東
南騷動肅進十詩諷諫未

句云但願君王安百姓園中何日不春風上即宣取時皇太
子在側上曰此忠臣也蔡京奏曰今不殺肅恐浮言亂天下
上不答即詔放歸田里蓋保全之也靖康初以
承務郎召為鴻臚簿高宗中興遂除右正言

十二月

竄曹輔

初上之微行也外人尚未知因蔡京表有曰輕車
小輦七賜臨幸邸報傳之四方盡知之時上下俱

溺於宴安天下病焉無敢言者輔時為正字獻書極論上優
容之初不加怒有旨赴都堂問狀余深曰小官何敢言大事
輔曰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王黼以京表有輕車小輦之語
詰輔所從意欲中京而輔語不酬遂編管郴州人皆為輔危

而輔獨怡然自若
自是清議翕歸之
大雨雹

九朝編年備要卷第二十八

共

十八

大國鈞

